

語 言 學 專 刊

第 六 種

關中方音調查報告

白 滌 洲 遺 稿

喻 世 長 整 理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輯

中 國 科 學 院 出 版

語 言 學 專 刊

第 六 種

關中方音調查報告

白 滌 洲 遺 稿

喻 世 長 整 理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輯

中 國 科 學 院 出 版

1954年9月

本書內容提要

關中方音調查報告包括陝西關中四十二縣五十個調查點的方音材料，由前中央研究院於一九三三年派白滌洲（已故）前往調查記錄，現經喻世長整理。內容有語音的描寫，各調查點聲韻系統，和四百二十七個字各地對照的讀音。還有二十三幅方言地圖。關於方音轉變和方言地理的主要現象，以及歷史音韻比較上的主要問題也都做了簡單賅括的敘述。是研究漢語方言和音韻史的參考資料。

語言學專刊第六種 關中方音調查報告

原著者	白滌洲
整理者	喻世長
編輯者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出版者	中國科學院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二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專) 54010	1954年9月初版-1
文教: 019	1954年9月第一次印刷
(京) 0001-1,700	開本: 787×1092 1/16
字數 306千字	印張: 17 1/2

定價 白報紙本 40,000元
道林紙本 60,000元

羅 序

陝西關中漢語方言的調查工作是前中央研究院早期的方言調查工作之一。時間在一九三三年。擔任這一工作的是已故語言學家白滌洲先生。在這以前，劉文錦曾經記錄過咸陽和其他各縣若干點的方音。白氏的調查規模較大也比較細緻深入。

白滌洲在漢語音韻學上曾做過不少工作：像考證北音入聲演變的過程和北京入聲演變的條理：全清全濁變陽平，次清次濁變去聲；集韻三十九聲類，泥娘不分，牀禪不分；並由反切上下字統計出廣韻四十七聲類，二百九十韻部。

這一位有希望的語言學工作者只活了三十四歲就死去了。他調查的關中方言材料，除聲調部分自己整理發表以外，直到一九四九年才開始整理。那時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音樂律實驗室同事喻世長從我學習語音學、音韻學，就把整理白氏的遺稿作為實習的工作。後來喻君兩次出外工作，編寫和校對都有長時間中斷，現在才由中國科學院出版。

這份材料是有價值的，也是有缺點的。最顯著的缺點是聲調的材料和聲母韻母的材料分了家。聲調除入聲有專文討論每字調類外，只作了一般的說明，沒有把調值注在每一單字音的後面，因此就不能看出特殊的聲調變化的例子。

在新中國科學研究工作廣闊的前途中，希望能夠更科學地調查漢語方言，能夠早日寫出比這本單刊更完善的報告。

羅常培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整理者附言

在整理工作中除隨時請教羅先生外，並曾請教過丁梧梓先生、傅茲嘉先生，謹在此向三位先生致謝！

整理的方法和內容，缺點錯誤在所難免，這應由我個人負責。希望海內專家不吝指正！

喻世長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目 錄

導論 關中方音調查和整理的經過	1
壹 語音的描寫	5
Ⅰ 引論	5
Ⅱ 輔音的描寫	5
Ⅲ 元音的描寫	9
貳 聲母韻母的音位	13
Ⅰ 引論	13
Ⅱ 五十個調查點的聲母韻母表	16
Ⅲ 關中全區的聲母韻母	93
叁 音變的綜合討論	95
Ⅰ 引論	95
Ⅱ 二十六種方音變化	95
Ⅲ 總論	107
肆 音綴	111
Ⅰ 關中全區音綴	111
Ⅱ 五十調查點音綴總表	117
伍 聲調	227
陸 關中方言的地理研究	231

柒 關中方言與古音的比較	251
I 西安寶雞渭南三地韻母與古韻母的比較	251
II 西安寶雞渭南三地聲母與古聲母的比較	264
III 西安寶雞渭南三地聲調與古聲調的比較	269
結束語	273

導論 關中方音調查和整理的經過

I

一九三三年春，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派已故語言學家白滌洲先生往陝西關中調查方言，歷時約五個月，共調查了四十二縣的方言。當年秋季白先生回到北京，開始整理關中方言的聲調部分，到次年三四月間發表了兩篇報告，就是關中聲調實驗錄⁽¹⁾和關中入聲之變化⁽²⁾。關中方言的主要部分——聲韻系統——還沒來得及整理，白先生就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病故了。

這部分材料經羅莘田先生保存下來，到北京解放前夕才開始整理。起初是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音樂律實驗室列為一九四九年的工作之一，到一九五〇年三月，初稿文字部分寫就，圖表部分還沒有完成，因故中輟。後來整理工作轉移到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從一九五一年六月開始補充圖表，改寫文字部分，到十月底全部脫稿。

白先生這一份材料在漢語方言學上是有重要價值的。雖然他記錄的祇是單字的聲音，沒有注意到關中特有的詞彙和語法的結構，因而並不能算作一份完美的方言報告；但是這份材料包括了頗為廣大的一個地域，所收的單字音頗為豐富，白先生審音十分仔細，記音十分謹嚴，可說是已經把關中各地語音的基本問題（單字音）作了科學而生動的描寫。在目前它還得算是一份很難得的材料。因此決定把它整理付印。題作‘關中方音調查報告’是表示其中僅有單字音的意思。

II

關中方言調查的經過是這樣的。

關中是從秦漢以來直到今天還沿用着的地理名詞⁽³⁾，照舊日關中道所轄區域來說，共有四十四縣。白先生調查方言就以此為範圍，除去其中平民、柞水兩縣未曾調查以外，其餘四十二縣都有一個到三個的代表點，有的是縣城，有的是村鎮，合計起來有五

(1) 見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四分，頁四四七——四八八。

(2) 見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篇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頁九九七——一〇九二。

(3) 史記卷五項羽本紀集解引徐廣曰，‘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因為居四關之中，所以叫關中。

十個調查點。

白先生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從北京出發，三月十三日過潼關，十四日抵達西安（長安），開始了調查的工作。到八月五日離陝，九日返京。前後工作約計二十星期左右。

二十星期的工作時間大部分是留在西安的，因為西安是陝西省會，各方人物會萃在那裏，找發音人比較方便。並且當時正在開辦着三個訓練班，就是財政人員訓練班、鑿井人員訓練班和防疫人員訓練班，各訓練班學員都是從關中區各縣派來，‘純係土著，鄉音未改’⁽⁴⁾。白先生就從其中選擇最足以代表本鄉本土語言的人作為發音人，利用他們上課餘暇，一一詳細調查記錄。此外他還在六月上半月，順了隴海路沿咸陽、興平、武功、岐山、鳳翔一線，作了一次親臨其地的調查。這樣把訓練班沒有派人的幾縣，得以補充齊全，把若干有疑問的聲音得到更精確的覈對。

調查的方法分兩部分來說。聲與韻的部分是用的一九三〇年史語所製的調查方言單字例字表，這個表共收三千五百六十七個漢字，其中有兩個或幾個同音的就並列在一起。根據這個表，每一個發音人要讀幾百次以至一千餘次單字的聲音，這樣一共記錄了五十個地方的單字音。聲調部分是兼用筆記和灌製聲調曲線兩種方法。筆記用一種特製的聲調例字表，由調類的劃分進行到調值的描寫。灌製聲調曲線用的是浪紋計，共收了三十九個地方的聲調曲線。

III

在整理材料時前幾章着重音位的描寫，最後一章把現代方言讀音與中古漢語音韻作一個簡單的對照研究。全書都是以音標為主，漢字祇有附注的作用。

在編排方面有一個總原則，就是要把對於說明關中方言特點有意義的材料，盡量吸取，不干湮沒。因為五十個調查點的材料分別來看是五十份完整的方言材料，為了便於讀者單獨地瞭解一地的語言情況，所以列有各調查點各自獨立的聲母韻母表（各調查點發音人列在各個聲母韻母表之前⁽⁵⁾）。聲韻結合的規律單純，音綴的數目有一定限度，這是漢語的特點；所以有一個音綴總表，把各地聲韻拼合的音綴全部列舉出來。因為五十個調查點佔了相當廣大的面積，用地圖來表示語音變化的區域，有重要的意義，所以第陸章專討論方言地理問題。有了各地聲母韻母表、音綴總表、和方言地圖，

(4) 語見白先生‘調查方言工作報告’。

(5) 發音人年齡職業和出身都是根據一九三三年的記錄，職業中所列的機關是過去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機關。

已經可以顯示出語音特點和分佈情況；但是爲了更明晰地指出關中語音特點，又把主要的音變現象分類加以扼要的敘述，幫助讀者依次翻檢圖和表，這就是第叁章。聲調部分白先生已有兩篇專文，可以參看；爲了讀者方便起見，把白先生的結論轉錄過來，作爲一章。最感困難的就是發音的描寫了。白先生在他與羅莘田先生的通信中，在雜記簿上，都記錄了許多描寫發音的語句，可見他在這方面是很注意的。如果白先生自己來寫這份報告一定能在語音方面有更詳細的描寫。現在我們替已死的白先生來寫報告，既不能親自聽到發音人的發音，就祇有選擇白先生文字記錄中對於說明關中特有聲音比較重要的材料，再加上一個語音常識的介紹，湊成一章。因爲這是讀者首先要瞭解的基本知識，所以放在最前面。

IV

全書的標音符號以及在文字敘述中的措詞用語，有幾點應該交代一下。

白先生的原記錄簿是用國際音標記錄的，其中有幾個符號不是國際語音學會公布而在中國已經習用的，像 t r l q y ……等。有時遇到特別的音，白先生自己造了特別的符號，如果造得不很合理這裏就改動一下，加注說明。像表示發 t 音時兩脣顫動，白先生在 t 上加小圈，這裏給改成 t^{a} 了。附加的小字音標，也有一個原則，凡加在右上角的，表示附加性的音；凡加在右下角的是形容前一個音。我們盡量不改動白先生原記的符號，不得已時改動一下，都在注中聲明。

在敘述音變現象時，常說某一個不常見的音是從另一個常見的音變來的，比方說從 ts 變來的 pf ，但是這樣說祇是爲了行文的便利，並不一定意味着 ts 音比 pf 音來得古一些。

五十個調查點有的是在縣城，有的是在村鎮，在文字敘述時爲了使讀者少接觸陌生的村鎮名字，多接觸比較熟悉的縣名，凡是某一縣祇有一個調查點的，雖然調查點不在縣城，也以縣名來稱呼它。在圖表與文字對看時，祇要注意 § 75 的各調查點簡稱表就够了。

壹 語音的描寫

I 引 論

§1 本章的目的是使讀者在接觸關中方言的具體材料以前，先認識關中一般的以及某些地方比較特殊的發音情況，以便在讀以下各章時可以正確地模擬音標所代表的聲音。發音情況的描寫，以白先生自己的文字記錄為主。已經熟習國際音標並具有基本語音學知識的讀者，依據音標所代表的音值，參考白先生這些語句的描寫，自然可以模擬關中的語音，接近於真實。爲了幫助沒有熟習國際音標或缺乏語音學知識的讀者，我們在白先生語音描寫材料的前面把輔音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元音舌位高低前後，圓唇程度等問題，用表格的方式介紹出來，使讀者有個概括的瞭解。同時把國際音標中有漢字注音符號可以對照的都附注注音符號，幫助認識一部分國際音標。這樣再去讀白先生的描寫語句，就不會感到十分困難了。

II 輔音的描寫

§2 輔音總說⁽¹⁾

發音時氣息從氣管呼出，受到發音器官的節制，就構成輔音。因節制氣息的部位和節制方法的不同，就構成多種多樣的輔音。關中方言中出現的輔音都列在下面的輔音表中。要瞭解某一個輔音的性質，從表的縱行可以看出它的發音部位，橫行可以看出發音方法。

關中方言中的輔音

方 法	部 位	上唇 下唇	上齒 下唇	齒齦 舌尖	後齒齦 舌尖	齒齦或前硬顎 舌面	硬顎 舌面	軟顎 舌根
塞	不送氣	p (ㄅ)		t (ㄉ)	t	t	c	k (ㄎ)
音	送氣	p' (ㄆ)		t' (ㄊ)	t'	t'	c'	k' (ㄏ)

(1) 本節參看羅常培先生中國音韻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頁一二——二七。

塞擦音	不送氣	pf	ts' (ㄆ)	tʂ (ㄗ)	tɕ (ㄘ)	
	送氣	pf'	ts' (ㄆ')	tʂ' (ㄗ')	tɕ' (ㄘ')	
鼻音		m (ㄇ)	mf	n (ㄋ)		ɲ (ㄋ')
邊音				l (ㄌ)	l	ʎ
摩擦音	不帶音	f (ㄈ)	s (ㄙ)	ʃ (ㄕ)	ʂ (ㄔ)	ɕ (ㄘ)
	帶音	v (ㄨ)	z (ㄗ')	ʒ (ㄗ)		ʂ

表中送氣的塞音和不送氣的塞擦音實際上是複合的輔音，送氣的塞擦音實際上是三合的輔音，雖然在聽感上都好像是一個音素。

當輔音作一個字起頭的聲音時，就叫作聲母；但輔音不一定作聲母，在關中 η 和 γ 兩個輔音可以用作韻尾。

以下就是白先生關於輔音的描寫。

§3 pf pf' 和 mf

在關中不同的地域出現了兩種讀法略有不同的齒唇聲母。

(一) 由 p 變來的 pf 白先生說，‘幫滂⁽²⁾ 合口上齒抵下唇，老實說 pf 符號應作記此音之用，知照系讀上齒與下唇破裂音者不妨易造也’⁽³⁾。又說，‘麟遊 pu p'u po p'o 上齒接下唇’⁽⁴⁾。又說，‘po p'o 之 p 上齒抵下唇為西北一帶之特點，惟武功較輕微’（按西北指關中區西北部）。

(二) 由 tʂ 變來的 pf' 白先生說，‘知照系字讀時以舌尖抵齒齦，若不嫌累贅應寫作 pf'⁽⁵⁾。又說，‘熬屋知照系讀 pf' pf' 時上齒緊抵下唇，舌尖位於上齒齦，發破裂音，蓋 tʂ tʂ' 變 pf pf' 之過渡音也’。

由這些描寫我們可以總結起來說，西北一帶由 p 變來的 pf，祇有齒唇作用，沒有舌的作用，為破裂兼摩擦性的；熬屋西安等處由 tʂ 變來的 pf' 既有齒唇作用，又有舌尖抵齒齦作用，是破裂性更强的。

此外 m 也有相似的讀法，白先生說，‘麟遊 mo 亦似有上齒觸下唇之意’。

(2) 幫知照端精見等字母名稱所代表的聲音參看羅常培先生中國音韻學導論。

(3)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白先生致羅莘田先生函中語。

(4) 白先生雜記簿中語。以下語音描寫語句，凡不加注的都是抄自雜記簿。

(5) 同(3)。

§4 tʰ

舌尖塞音在元音 u 或介音 u 前面有些地方發生雙唇顫動作用。白先生說，‘端系合口唇須顫’。又說，‘盤屋讀 tuo t'uo 時 t 聲滾唇，不滾不成’。

§5 t 和 tɕ

翹舌聲母塞擦音也有時讀爲塞音，不很穩定。白先生說，‘同官 t t' 非常純’。又說，‘邢縣 tɕ tɕ' 不是 t t'，兩次試之，均非 t t'’。又說，‘商縣是 t t'，但有些字又似 tɕ tɕ'’。

§6 tɕ 等的發音部位

白先生說，‘荊姚 tɕ 似是 ts’。又說，‘隴縣 tɕ tɕ' 一組極近國音’。北京的 tɕ 和 ts 是不很近的，因此荊姚和隴縣的發音部位可能有些不同。別的地方部位如何白先生沒有描寫。這裏羅常培等譯的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可以參考一下。高氏把 t tɕ 等音分爲 t₁ t₂ 兩套，說明前者的部位是舌尖和齒齦，後者的部位是舌尖和前硬顎。並舉北京的州 tɕ₂ ou 長 tɕ₂ ʌŋ 少 ɕ₂ ou 然 z₂ an 代表後者；而把西安方言讀法代表前者，舉西安章 t₁ ɑ 爲例⁽⁶⁾。照高氏的說法西安的 t 部位比北京靠前，可能是和荊姚相近的。

§7 l 和 ʎ

邊音聲母的發音部位，白先生也有描寫，他說，‘韓城 li 之 l，僅以舌尖抵上顎，或是 t t' 系之 l 也，姑以 l 記之’。又說，‘朝邑如韓城 li 須捲舌，已試明無疑’。朝邑韓城之外 i 前面 l 的讀法怎樣呢？許多帶介音 i 的字白先生都配 l，沒有顎化，可是燎字各地都記爲 ʎiau，是舌面的 ʎ。

§8 tɕ 和 ɕ

t 或 ts 的顎化音 tɕ 的讀法，白先生有下面這些描寫：

‘興平 tsi 之 ts 靠前，略似 ti 而非，有破裂意，蓋 tɕ 也’。

‘鳳翔 tɕ 不是 ti，不是 tsi，純粹 ti，有人認真說則成 ti，與興平成 tsi 不同’。

‘商縣端精兩系齊齒所讀非 tɕi，非 tsi，亦不與見系 tɕi 混，稍似 tsi 而非，當是 ti，以 ti 注之’。

‘鐵爐鎮端齊與精齊混，同讀 tsi ts'i，近於 tɕ tɕ'，偶聞之又似 ti t'i，以 ti t'i 注之’。

從上面這些話中知道這一種顎化音比較不易分辨，總之是部位很靠前，因爲顎化音

(6) 高本漢 (B. Karlgren) 中國音韻學研究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羅常培筆譯，商務印書館版，頁一七九——一八三。

破裂的力量比較弱些，所以聽起來近於 $ts\ ts'$ 。我們說它是一種稍微顎化的音，或者就近於事實了。

n 和 s 的顎化音白先生一律記爲 η 和 φ ，沒有描寫。

§ 9 t_1 和 t_2 的分別

白先生在另外一個地方指出 $t_1\ t_2$ 兩套的不同，他說，‘精系齊齒與端系齊齒讀 t_1 ，見系齊齒讀 t_2 ’。這種分別明顯到怎樣的程度，白先生沒有說明，我們還是借用中國音韻學研究中一段話來說明一下：

在陝西的西安，我們發現一種例，可以證明雖極細微的音質，也可以很有關係。一方面舌根音讀 $t\varphi_2\ t\varphi'_2\ \varphi_2$ （舌面——前硬顎音），他方面 $ts\ ts'\ s$ 變成了 $t\varphi_1\ t\varphi'_1\ \varphi_1$ （舌面——齒齦音）。所以在那裏 $t\varphi_2i: t\varphi_1i, t\varphi'_2i: t\varphi'_1i, \varphi_2i: \varphi_1i$ 對立。這種分別自然是太細微了，所以不能保持好久，甚至於現在所討論的這個城市有很多的居民已經把它捨棄了⁽⁷⁾。

我們覺得上面最後一句話是很重要的。白先生的記錄簿中一律沒有用 $t_1\ t_2$ 的符號來分別，這種差別可能當地人已經感覺不到，所以第三章討論音變處理的原則時，把這些字一律看成同音了。

§ 10 $c\ \varphi\ k\ x\ \gamma$ ⁽⁸⁾

另外一種顎化音出現在美原、義龍、渭南、瓜坡，白先生這樣描寫它們：‘渭南 $t\varphi\ \varphi\ \gamma$ 近於 $t\varphi$ ，似山東之知’。又說，‘美原 $t\varphi\ t\varphi'$ 所變之 k 不是 k ，是舌面之 c ，姑以 k 記之’。又說，‘ k 用舌面與 i ， i 當是 i ’。又說，‘ x 後之 i 甚後，如 i ’。又說‘義龍照系變 $k\ k'\ x\ \gamma$ ，其韻爲 u ，不似美原之爲 i ’。又說‘凡翹舌音注 x 者，均較 x 爲前’。從上面這些話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即美原、義龍、渭南、瓜坡等地 $t\varphi\ t\varphi'\ \varphi\ \gamma$ 等聲母，不讀翹舌音，而讀舌面或更後一些的顎音。

§ 11 送氣音的讀法

關於送氣音的讀法，白先生寫道，‘蒲城、耀縣 p' 之送氣靠後如 px ’。又說，‘大荔送氣有摩擦’。又說，‘醴泉送氣時均在喉外，送氣時摩擦可聞也’。又說，‘藍田送氣亦甚淺而摩擦舌根甚烈，雒南同’。白先生這些話說得是一件事，就是送氣聲母在除阻後所帶的氣流，不是普通的從喉內發出的 h 音，而是在舌根軟顎起摩擦作用的 x ， x 比 h 應該說是靠前，不應說是靠後。白先生在舉例時舉的是 p' ，但是 p' 以外的送氣音也

(7) 前引書頁三八八——三八九。

(8) $k\ x\ \gamma$ 後面的 j 白先生原記錄沒有，是我們加上用來和真正舌根音區別的。

是同樣性質的，我們從高本漢的書中可以找出舌尖音的例子，如菜西安 tsXɛ，長西安 tXǎ⁽⁹⁾。

§ 12 ɣ 的讀法

ɣ 是用在韻母末尾的，它是 η 的變音，§ 25 還有說明。ɣ 的讀法白先生自己沒有說，這裏也借用高本漢的話說一說：

ɣ 是一個濁鼻舌面顎中音，不過它不像 η 那樣當真閉塞的。舌面後抬起來能够發生部分的接觸，不過不是完全閉塞。這個接觸大約近於摩擦音 ʃ 那樣。所以我們可以把 ɣ 叫作摩擦的 η，或者叫做半鼻音的 ʃ 也好。我們要注意在它前邊的元音是口音而不是半鼻音。這個音在韻尾地位的見於歸化、大同、鳳台、平陽、蘭州、桑家鎮、西安、懷慶、固始、南京、上海⁽¹⁰⁾。

這個描寫是很恰當的，所說它前面的元音是口音而不是半鼻音一點，也與白先生的材料相合。

III 元音的描寫

§ 13 元音總說⁽¹¹⁾

發音時氣息從氣管呼出，使聲帶發生顫動，引起口腔共鳴，而不受其他發音器官阻礙，就構成元音。因舌的高低前後和唇的平展圓歛，使共鳴腔形狀不同，就構成多種多樣的元音。關中方言中出現的元音都列在下面的元音表中，從表中可以看出某一個元音舌的位置和唇的形狀。

關中方言中的元音

舌 的 前 後			舌 前		舌中央	舌 後		
唇 的 形 狀			展唇	圓唇	中性唇	展唇	中性唇	圓唇
舌 的 高 低	最	高	i (ɪ)	y (ʏ)		ɯ		u (ʊ)
	次	高	ɪ					
	高	中	e (ɛ)			ɤ (ɛ̃)		o (ɔ̃)
	正	中			ə			
	低	中	ɛ					ɔ
	次	低	æ					ɒ
	最	低	a		ʌ (ʏ)		ɑ	

(9) 前引書頁一七七、一八三。

(10) 前引書頁一九二——一九三。

(11) 本節參看羅常培先生中國音韻學導論頁三一——三八。

上面這些元音都是普通習見的元音，也叫舌面元音。另外有一種舌尖元音，也叫作聲化元音，就是 $ts(\text{ㄗ}) ts'(\text{ㄗ}') s(\text{ㄣ}) z(\text{ㄣ}')$ 和 $tʃ(\text{ㄓ}) tʃ'(\text{ㄓ}') ʃ(\text{ㄣ}) ʒ(\text{ㄣ}')$ 後面的元音。例如讀資時，開頭本來有摩擦性，是輔音；後來舌尖略微下降，使舌與齒齦間通路放寬，減去了摩擦作用，就成了元音。這種元音因為發音部位不在舌面而在舌尖，所以叫舌尖元音，因為和聲母 z 、 $ʒ$ 的聲音很相近，所以叫聲化元音。關中方言中這一類舌尖元音有 $ɿ$ $ɿ$ $ʮ$ $ʮ$ 四個，也可以列表如下。

展唇 圓唇

$ts ts' s z$ 的韻母，讀 z 時把舌尖齒齦通路放寬 $ɿ$ $ʮ$

$tʃ tʃ' ʃ ʒ$ 的韻母，讀 $ʒ$ 時把舌尖後齒齦通路放寬 $ɿ$ $ʮ$

兩個單元音可以結合為複元音，通常第一音舌位較低，讀得較長較強，第二音舌位較高，讀得較短較弱。另外有介音與元音的結合，却是前者較短較弱。由元音、介音、韻尾構成的全部韻母，到第貳章再加以全面的討論。

以下就是白先生關於元音的描寫。

§ 14 舌尖元音

關中有舌尖元音 $ɿ$ 和 $ɿ$ ，也有它們的圓唇音 $ʮ$ 和 $ʮ$ 。各地舌尖元音圓唇程度不大相同，像隴縣、義龍、荊姚豬 $tʃʮ$ ；但是乾縣、永壽、醴泉、咸陽豬 $tʃʮɿ$ 。 $ʮ$ 後附加 $ɿ$ 表示圓唇程度淺，就是 $ʮɿ$ 讀 $ʮ$ 與 $ɿ$ 之間的音。另外白先生用圓唇程度的不同，區別中古音精照兩類字，他說，‘醴泉紫讀 $tsɿ$ ，不圓唇；祖系讀 $tsʮ$ ，圓唇；朱系讀 $tsʮɿ$ ，半圓唇’。這是一種比較細微的分別。

§ 15 $æ$ ei $uæ$ uei

與北京 ai 相當的元音在關中是單元音 $æ$ ，但有時讀得像個複元音。白先生說，‘大荔、長安、扶風、興平 $æ$ 之單複， $ε$ 之高低，應詳調查’。又說，‘西安 $æ$ 是單音，惟陽平似複音，如埋作 $mæε$ ’。又說，‘興平 $æ$ ，平聲是 $æε$ ，去聲則近 $ε$ ’。又說，‘大荔 $æ$ ，陽平似 $æε$ ，陰平開，去聲緊’。又有時舌位稍高，或唇稍圓。白先生說，‘郿縣 $æ$ 韻稍緊，近於 $ε$ ’。又說‘長武 $æ$ 音不是 $æ$ ，較高較圓’。

與北京 ei 相當的元音關中也是 ei ，但有時讀得像個單元音。白先生說‘興平 ei 韻之 e 似 $ε$ 而 i 甚短，若 $ε:i$ ’。又說，‘富平維惟之 vei 亦如微類， e 稍短耳，應作 $v^o i$ ’。又說，‘同官 vi 之上聲頗似 vei ’。

$æ$ 與 ei 在 u 後面有時讀得不很穩定，白先生說，‘盤屋 uei 中絕對無 e ，只有 ui ，

故 tui t'ui 極緊'。又說‘枸邑外 uæ 又 uei，如外(uei)家’。

§ 16 ə 和 ɤ

這兩個元音是一個音位，在不同地方，或同一地方不同聲音環境下，實際讀音不同。白先生說，‘郃陽 ɤ 是純粹 ɤ’。又說，‘藍田 ə 甚淺，確是 ə’。又說，‘熬屋 ɤ 較淺，比 ə 深’。又說，‘西安 tɕ tɕ' ɕ 後之 ə 是 ə，哥軻之 ə 應是 ɤ 或比 ɤ 略前’。此外在 tɕ tɕ' ɕ 後面拚 ə 時，中間都有一個過渡音 ɿ，例如遮 tɕɿə，各地一律如此。

§ 17 鼻音韻尾前面的 ə 和 o

ə 附上鼻音韻尾 ŋ，舌位與脣的圓度各地不大一樣。白先生說，‘富平風 fəŋ 如北京’。又說，‘興平 təŋ 之 əŋ 稍圓，不至 oŋ’。又說，‘枸邑 əŋ 韻略深如 ɤ~，不是 əŋ’。əŋ 前加 u 讀音也有時變化。白先生說，‘雒南 uəŋ 是 uəŋ，似北京’，又說，‘富平 uəŋ 是 uŋ，如北京，華縣、枸邑同’。但是‘大荔翁較北京深，確是 uəŋ，朝邑同’。

§ 18 u 和 ou

複元音 ou 讀時脣很圓，從白先生的記錄看不是 yu 或 eu。他說‘涇陽 ou 是顯明的 ou’。ou 有時讀得像單元音。白先生說，‘韓城 nou lou 之 o 甚短若 ʊ’。又說，‘渭南 ou 之 o 少 u 多’。這一點也許與都兜混讀有些關係吧？

§ 19 o 和 uo

o 和 uo 是一個音位。脣音聲母後面多讀 o，其他聲母後面多讀 uo。白先生說‘華縣 po mo 之類不合口，如北京’。也有脣音後讀 uo 的。他說，‘熬屋 po p'o 是 puo p'ue’。又說，‘郿縣 p'uo muo 略有合口意’。又說，‘白水 po p'o mo 均長，中有 u，但後邊是 ɤ’。有的脣音後比 o 更前更開。白先生說，‘澄城 mo 之 o 近 ə’。

§ 20 a 元音的部位

a 的舌位白先生有詳細的描寫。他說‘韓城 a 是後 a’。又說，‘西安 a ia ua 均後 a’。又說，‘大荔 a 韻稍深，ua 大深’。又說，‘渭南 a 韻極後，殆是 ɒ’。又說，‘華縣 ua 之 a 似是 ɒ’。

§ 21 y 開頭的複元音

yɛ yo 兩個複元音有些地方展脣圓脣的分別大，有些地方展脣圓脣的分別小，或沒有分別(§38)。白先生說‘大荔 yə 非 yɛ，亦非 yo，確是 yə，不前不後也’。又說，‘澄城 yə yɛ 不定如曰悅等字’。更有的地方開頭是展脣的，像‘韓城 yo 是 io 不是 yo，脣不圓也，略讀 lio’。y 後面的 əŋ，ə 不很明顯，像‘興平 yuŋ yəŋ 大概是 yŋ’。